

先師屈翼鵬先生任中央圖書館館長時，有一天傍晚笑容可掬的說：「今天某報送了



張錦郎先生近影

張錦郎先生訪問記

活在卡片堆裏的人

林慶彰

我一件最佳禮物。」師母問：「什麼禮物？」翼鵬師說：「我在某報讀到一篇文章，覺得內容很好，便邀作者面談，果然人如其文，我館中正需要這麼個人，因此我請他擔任中央圖書館中的一個職員，他竟不嫌待遇菲薄，立刻應承了。這不就是最佳的禮物嗎？」這個不嫌待遇菲薄的年輕人，就是張錦郎先生。他在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學組畢業後，原先在輔仁大學法學院任助教，曾在政治評論十八卷四期（民國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表「出版品呈送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問題」一文，極受翼鵬師賞識，因此，張先生順利地進入中央圖書館服務，也影響了他一生的事業。

那天下午，和張先生約好先在中央圖書館見面，再一同到新店參觀他的書目、索引「工廠」。

張先生左手拿着皮包，右手提着一箱東西。

「這是雜誌的創刊號。數年前『書評書目』徵求雜誌創刊號，有大半的資料是我提供的。」

蒐集雜誌創刊號，也許不少人有這個興趣，但都沒有張先生蒐藏數百種來得多。

雨濛濛下着，我們搭上一部計程車。

幾年前，上翼鵬師「國學研究與資料」的課，講

到期刊資料的利用時，老師數次提到張先生補齊了中央圖書館的期刊資料的事。

「那時，我在期刊股工作。屈先生指示我先補全中文學術期刊，先從民國三十八年以後開始，再擴大到三十八年以前的。我每天下班後，就到牯嶺街舊書店，把館中所缺的期刊一本本的買下來。每本僅數塊錢，書店不開收據，因此自己掏錢買。」

張先生的書房有六個大書架，架上排列着各種有關圖書館學的書籍，和他自編的書目、索引。書架間擺着兩座六十個抽屜的目錄櫃和一座檔案櫃。靠窗的一面是一張特大的書桌，桌上也放滿了書籍。這是一間極小的書房，但却是生產十數種書目、索引的大工廠。

書架的上層有兩本「中華民國臺灣區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張先生拿下一本。

「這是我進入中央圖書館後，所編的第一本書目。屈先生要我負責籌畫。當時，國內各圖書館收藏的期刊，大多沒編成目錄。在確定要編入目錄的圖書館後，一面整理中央圖書館的期刊資料，一面請求各館彙送資料。各個圖書館都很合作，這本書就在民國五

十九年出版了。」

這部收錄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國防研究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東海大學圖書館、省立臺北圖書館（已改稱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等六個圖書館，有關人文、社會科學二、三、七種期刊的聯合目錄，近十年來，一直是讀書人尋找早期期刊時，不可或缺參考書。它指示我們所需要的期刊藏在那一個圖書館，減少盲目蒐尋的辛苦。

最近幾年，張先生所編的書目，也給學術界提供最佳的服務。從民國六十六年八月起，他開始在「書評書目」編「每月新書分類目錄」。

「這個專欄，每期約收新書二百六十種。書是依中國圖書分類法分類的。目錄項除了註明書名、作（譯）者、出版者外，更有頁數、開本、定價等。目錄後附有出版機構的郵政劃撥號碼。這都是為方便讀者找書、購書而做的。」

「我也幫『時報周刊』編每月份的新書目錄，每期收新書一百二十種。這個專欄比較有選擇性。」

張先生也編過不少專題書目，如：「民國六十年

出版的文學書籍簡介」(中華日報五版，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一日)，「近年出版的戲劇書目」(出版家雜誌二十期，民國六十三年二月)，「近年來美國出版有關中國研究書目提要」(出版家雜誌四十九期，民國六十五年八月)。

二

然張先生最大的貢獻，還是編期刊和報紙索引。一提到編索引，張先生就興緻勃勃地說：「我這一生準備賣給它了。」

「我國並沒有指導編索引的專書，一切的體例，全靠自己摸索，靠經驗的累積來改進索引的缺點。」在張先生所編的許多種索引中，以「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對讀者的幫助最大。

「當時的綜合性期刊索引，大多以一年或數年為範圍，並沒有涵蓋數十年論文資料的大部頭索引。為了讀者更方便查資料，遂有編輯該索引的計畫。」

「這部索引是已故的包(遵彭)館長負責籌畫的。一起合編的有沈谷珍、鄭恒雄、劉興豐三位先生。」

「我們從館藏的期刊中一本本的翻，把有關文史哲的論文全部抄入卡片。由於第一次把期刊論文建立卡片，工作起來相當辛苦。」

這本索引終於在民國五十九年出版了。編者題「國立中央圖書館」。全書收錄民國三十七年至五十七年出版的期刊和論文集二百九十七種，共收論文兩萬三千六百二十六篇。內容包括：哲學、經學、語言文學、歷史、專史、傳記、考古學、民族民俗學、圖書目錄學等十類，除論文外，兼收書評、序跋等。

十年來，這部索引一直給研究文史哲學的讀者，提供最詳盡的期刊資料。每一所圖書館的這本書，總是被翻得破破爛爛的。

「這部書蒐羅宏富，不但展示了二十年間本國文史哲學研究的成果，便利學人分類檢索參考，也可藉以綜觀二十年間國內文史哲學研究發展的趨勢。」

除了編輯大部頭的追溯性索引外，張先生也編輯兩種當期性索引，即「書目季刊」的「最新出版期刊文史哲論文要目索引」和「出版與研究」半月刊的「中華民國報章雜誌篇目分類索引」。

「當時屈先生任『書目季刊』主編，擬好體例，

要我在該刊編輯文史索引。這欄索引，我一直遵照先生所訂的體例，編到現在。

「『書目季刊』的是文史哲學目索引，所選的大多是學報或學術性期刊，它是三個月出版一期。『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只收到民國五十七年的資料。這欄索引恰好可和它銜接起來。」

「『出版與研究』所附的索引，四十期起由我接編，至五十期為止，共編了十一期。它的範圍較廣，除期刊外，也收錄報紙的論文。且半月一次，是國內最迅速的索引。」

三

民國五十九年七、八月張先生到日本參加聯教組織日本委員會舉辦的「亞洲科學資料管理研習會」，順便參觀日本各大圖書館。

「我看到他們蒐藏了如此多的我國書籍文物，編纂了如此多的有關漢學的目錄和索引，內心很是慚愧。」

「回國後，想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加倍努力，

奮鬥一番。後來因為客觀環境因素，我離開了原工作崗位，不能實現願望。」

但是，張先生並不因此而氣餒。

「民國六十年元旦，我許下心願，在公務之餘，利用深夜，以個人的力量，編輯一部『近三十年中文報紙文史哲論文索引』。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通常這種工作都由圖書館來進行。但是，我知道短期內不會有團體或個人作這一件事情。乃毅然決然地獨自承擔這工作。」

經過十個月辛勤的工作，張先生先把「中央日報近三十年文史哲論文索引」出版了。這部書共收錄該報民國二十五年至六十年五月間，有關文史哲學的論文三千六百五十三篇。由張先生自費出版，編者署名「餘光」。

民國六十年一整年，中央日報副刊都有學者在討論索引，這部索引出版後，激起很大的反響。

隨後，張先生將該索引加以增補，多收論文兩千餘篇，改稱「中文報紙文史哲論文索引」第一冊，由正中書局出版。

「新的索引出版後，我馬上把那部『中央日報近

三十年文史論文索引』停止出售。因為該索引的論文，已全部包括在新的索引裏。如果再出售，豈不欺瞞讀者。」

而收錄臺灣新生報、臺灣新聞報、中華日報、聯合報、申報、大公報……等十九種報紙的索引，則稱為「中文報紙文史哲論文索引」第二冊。

「這部兩本一套的索引，除收錄論文外，凡是隨報發行之特刊、紀念刊、紀念個人之社論、訪問特寫等，都加以收列。資料齊全，讀者用起來才有安全感。」

另一部署名「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編輯部編」的「聯合報縮印本第一輯索引」，也是張先生工廠裏的產品。這部索引的資料，僅編到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底。

四

張先生也是編參考書指南的專家。民國六十一年起，他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講授「中文參考資料」。「當時缺少一部專門介紹各種參考書的工具書，

在政治大學喬衍琯先生的倡議下，我們想集體編一部參考書指南。曾開過兩次會，並初步擬定撰寫體例及收錄標準。當時我們認為重要參考書的內容，可多加介紹；較不常用的，就列入簡目。該書後來雖沒有編成；但是，我覺得那些構想很好，於是我自己仿照那些體例編了一部講義，這就是這本『中文參考用書講義』的由來。」張先生一面說着，一面從書架中拿出一本綠色封皮的書。

這本「中文參考用書講義」，收各學科參考書一千五百種，是民國六十五年出版的。當時，除了張先生用做教本外，學術界和圖書館系科的師生也用的很多。但，張先生對這本「講義」，並不滿意。

「『講義』只是將蒐集的資料，加以排比，極少自己的見解。該書出版後，朋友們陸續在報刊上，或用書信，或以面示，指出許多疎漏和應加改進的地方。我利用公餘時間將疏漏的地方陸續訂正補充。並將大部分資料重新編寫，刪除不必要的引文。各重要參考書的提要，也都限於五、六百字以內；不常用的，只列舉目錄資料。」

經過一番研究改進，新產品「中文參考用書指引

「在今年四月誕生了。這部新的參考書指南，收錄參考書兩千種，比「講義」多五百種。收錄的範圍，除了國內出版的各種參考書外，外國人所編有關漢學的參考書，也都儘量收錄。

我國自有參考書指南以來，已將近五十年的歷史，出版過的參考書指南，不下十數種，幾乎沒有一個編者將自己的書修訂過。張先生的這部「指引」，總算打破沈悶的僵局。

「近來研究方法已漸受學術界的注意。由於大家了解參考書的重要性，相對地，參考書指南也有迫切的需要。」

除了編整部的參考書指南外，張先生也將每年度的參考書加以提要，發表在各期刊內。讓讀者可以最快的速度，知道一年內工具書出版的情況。這些提要也是張先生編參考書指南的準備工作。

五

編書目、索引之外，張先生也編寫圖書館史與印刷出版史的書和論文。

民國六十年，恰巧開國一甲子。張先生和同事黃淵泉先生覺得應該把近六十年間有關圖書館事業的大事，編成一部「中國近六十年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編輯的工作，從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初開始，到當年十一月底，始完成初稿。共一千二百多條。刊登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二十四期（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接着又陸續增補考訂，到民國六十二年四月，才大致完成。內容增易大約三分之一。我們也翻閱冰封二十多年的中央圖書館舊檔案，增補了不少資料。」

提到中央圖書館的檔案，張先生很愉快地說：「是大陸搬運過來的完整檔案，共十一大箱，大概是我第一個去翻閱它。」

這本「大事記」，共引用了七十種專書，七十二種期刊，八種稿本與檔案，資料可說非常宏富。雖不能算是一部近代圖書館史，但所有與圖書館有關的大事都已包羅在內。

在圖書館史資料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張先生也完成了「清末的圖書館事業」（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六卷三期，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和「抗戰時期的圖書

館事業」(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七卷二期，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兩篇論文。這兩篇論文，雖僅有三、四萬字，但所用的心血，並不亞於一本十多萬字的著作。

「關於資料的來源，真是一言難盡。近代人的論著、期刊、報紙、檔案，無所不包。大概可說，從披沙揀金、斷簡殘篇中把資料找出來的。」

「但是，『清末的圖書館事業』這一篇寫得並不理想。當時的圖書館事業多由西洋傳教士來推動，他們辦的刊物，都有資料。像『萬國公報』，我就沒翻完。因此，有關傳教士與當時圖書館事業的關係，並沒說清楚。」

「資料蒐集的困難，大概是中國圖書館史遲遲沒人動筆去寫的最大原因。」

張先生也和喬衍琯先生編過兩本「圖書印刷發展論文本」。這兩本書，共收有關圖書形制和印刷術的論文四十多篇。有些論文和圖片，臺灣並不容易見到，大多是張先生展轉蒐求來的。

另外，張先生也寫了不少出版史的論文，如：「臺灣光復三十年出版大事記要」(出版家雜誌四十四

期，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同治元年至民國六十二年出版大事記」(民國六十五年出版年鑑)。

「大部的資料都是我蒐集的，有些則取自張靜廬所編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國現代出版史料』。這些資料，並不容易看到。」

六

談到現階段的工作，張先生把卡片櫃的抽屜拉出來，露出一排排整齊的卡片。

「現在正趕編『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索引』的『續編』。該索引資料收到五十七年。『續編』則從五十八年起，收到六十七年，共十年間的資料。所收期刊約八百多種，預定明年出版。」

「另外，也要出版『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索引』的『補編』。是補原書所未收的論文。期刊部份的論文已抄錄完成，現正在抄論文集。」

提到論文集，張先生就有很多話要說，並把一張張的卡片抽出來。

「國內編索引，有個大缺點，就是遺漏多人合著

的論文集、研究報告和會議報告上的論文。這些論文集和各種研究報告，才是編索引最好的材料。可是，國內的圖書館都把它當圖書編目，只記書名、編者和出版者等，讀者並不知道該書有什麼內容，資料無法利用，真是可惜。」

因此，正在編輯中的這本「補編」，補收了當時出版的論文集。如：「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一——七輯」（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二十世紀之社會科學」（正中書局），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出版，收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的各種論文集，共數十種。這些論文集的論文，大都不曾在期刊發表過，又不曾被編入索引，所以很少人利用它。

「像『二十世紀之社會科學』這部書，共有五冊，我從塵封的書架中找出來，大概是我第一個利用它。」

張先生也希望編成「世界中文期刊聯合目錄」。本來有意把這份目錄附在「中文報紙文史哲論文索引」第二冊後的。後來覺得計畫太龐大，且資料不夠完整，所以暫時擱下來。

「有時各圖書館所出版的期刊目錄，和館中的目

錄卡片並不相合，往往目錄卡片比較多。所以，這工作要做得準確，必須到各圖書館去調查。我明年寒假到日本，除了看看他們編索引的情形外，也計畫去尋訪期刊。」

「現有的這份聯合目錄，收有國內外二十四個圖書館的中文期刊目錄。這是我花四年多時間，蒐集、整理出來的資料。如果想知道那一所圖書館藏有某一種中文期刊一查卡片就知道。」

七

對國內編索引的現況，張先生了解最多。

「大部分的圖書館都編綜合索引，很少編專科索引。事實上，綜合索引由於兼收各科論文，份量相當多，使用起來還是不方便。而專科索引的範圍，僅限於某一學科，數十年的資料也不過一冊而已，使用起來就方便多了。」

因此，張先生希望各圖書館編索引時，能互相協調，多編專科索引。

談到現代文學的參考工具，張先生認為有很多事

情可以做。

「譬如現代作家作品評論索引就很值得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的現代作家自選集，都附有各作家作品的評論引得。但是，資料不太完整，且分散在各冊，使用起來不太方便。如果能系統的作成一部現代作家作品評論索引，對研究現代文學的人，將有莫大的好處。」

「不過，資料的蒐集可能比較花功夫。因為，各大學的學生刊物，討論現代文學作品的文章很多，而學生刊物都隨出隨散，很不容易蒐集。即使該校所出的，到他們圖書館去找，也不一定能找到。」

蒐集資料雖有困難，張先生還是強調這件事情很值得做，而且必須趕快的做。

對於提供資料服務，張先生有一個構想。他希望有一天，能利用公餘時間，為研究人員提供最完整的研究資料。

「有些人住的地方太遠，或因工作太忙，無法時常到圖書館來。我們可以請他把研究主題告訴我們，然後幫他找有關這個主題的各種資料。能複印的加以複印，不能複印的告訴他資料所在。再按件計酬收取

合理的服務費。

「這樣，研究人員可以節省很多跑圖書館的時間。對年紀較大的學者更是有好處。」

八

談到十多年來，為何能生產那麼多書目和索引，張先生說：

「我個人進入圖書館工作，深深地體會到索引對研究工作的重要。由於索引編得不完備，很多資料無法充分被利用。像臺灣光復後，有份刊物叫『臺灣文化』，內容很好，因沒有人幫它編入索引，所以很少人利用它。這樣，不但辜負寫作者一番苦心，也影響學術的發展。此外，圖書館員是資料與讀者間的橋樑。如何編好索引，應是圖書館員義不容辭的事。這兩點體認時時鼓舞我，不但要多編索引，更要資料完備。」

「我日夜都和卡片為伍，家裏的事情，都由我太太負責，孩子也由她照顧。她讓我不受家事干擾，這也是我能多編書的最大原因。」

在國內，編書目、索引這類的工具書，市場非常小，根本無利可圖。張先生本着一股爲學術服務的熱忱，不計名利得失，一心要讓讀者用最方便的方法，找到最完整的資料，因此，他自苦了十多年。

在學術界，一提到張先生，大家都說：「我用過他很多書目和索引。」張先生並不因此自滿。他謙虛的說：「書目和索引是要給大家用的，有缺點希望大家能告訴我，以便再版或編其他索引時參考改進之用。」

書編的越多，張先生是真的更虛懷若谷了。這是學術界少見的現象。對這十多年來，張先生爲學術界所投注的心血，我們由衷的感激；對他將來的工作計畫，我們也應給予支持和鼓勵。

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薄暮時分，我走出這家大工廠，它沒煙囪，却吐着濃濃的學術氣氛。這次的參觀訪問，整整有三個小時。大概要讓張先生減產一百多張卡片，也間接影響書目、索引出廠的時間。

唯一適合國內學前及國小低年級兒童閱讀的優良刊物

小樹苗月刊

十二月號（第四二期）已出版

■訂閱一年十二期三五〇元，每本單價卅五元。

小樹苗兒童教育叢書已出版廿冊

●小松鼠的一天・讓我找一下・數字的認識・小紅帽・有趣的卡通動物・動物・ㄅㄆㄇ與認識・圖解加法・小乖乖的東西・圖形識別・有趣的數字遊戲・找傘歷險記・你來說，我來畫・大野狼和三隻小豬・誰是乖寶寶・好玩的數字遊戲・小天才・我有十個蘋果・小樹苗樂園・幼兒創作畫圖。

■叢書每冊定價二〇元，廿本合購打九折。

■郵政劃撥帳號一一〇五五一（小樹苗雜誌社）

■社址：臺北市敦化南路三九〇巷四十六號金城大廈A座三樓 電話：七七一四八二七